

江湖寥落

之所以喜欢听秘密后院，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他们对古典诗词的浸染，而这是背离大时代而孤身入洪荒的勇猛精进，是有人袖手看山川的寥落与自由。

□ 撰稿 | 舒 罕

说起来其实我不大听民谣，就听过的一些而言，嫌他们曲调太随意散乱，歌词又不大爱押韵，无韵的歌同无韵的诗一般，总觉少了些该有的东西。因为小友叶君的推荐，开始听广东的秘密后院，记得是《人间世》那张专辑，一下子觉得发现了新天地。

那时正好是夏天行游川西的时候，车外或是起伏无尽的草坡草甸，或是砾石堆积的险峰大壑，车子里头却是极淡极静的《黍离》《凤兮》《桑田》《空城计》，如斯反差正好显出各自的好来。我惊喜于有这样的音乐人竟然真的开始乞灵于古典诗歌，实在是叫人欢喜的事情。

同行的叶君乘隙便大讲这支乐队的妙处，说他们在广州市区开着酒馆，营业之余便玩音乐；也同其他的民谣歌者一样，会在各处有规模不大的巡演，重庆亦来过；主唱提着酒葫芦上场，时唱时饮，边唱边饮，歌者陶然，听者陶然。

就这样一路听一路说一路唱，从理县到了色达，从色达到了炉霍，从炉霍又到了新都桥，从新都桥下折多山到了康定。山川无异，内心倒是与前几回来有了些许的不同，至于不同究竟在何处，一时间亦说不上来。

此后的日子，时时听听，觉得和读身边的古文古诗差不多。苍然暮色，自远而至，一灯摇摇，其心怡怡。再后来，知道了主唱匡笑余将要出一本书，书名唤作《江湖边》，心想大约收录的，就是这些谣曲背后的故事。

耐心等待一阵子，《江湖边》终于出版。捧书在手，但见书衣如雪，茫茫静谧；而三字书名，若负喧老叟，若嶙峋怪石，若苍然老木，昂然矗之。这样的设计，极简，亦极丰，和他们的歌正好相合。

书中文字，大约分成三类：一是蜀人忆旧，这也是给我最大的惊喜，原来匡君亦是蜀人，如



《江湖边》
匡笑余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3年5月

此在天性上自然觉得更近了一层；第二类是我预想中的谣曲背后的故事；第三类则是忆旧怀人谈天说地酒后玄言。

翻开《江湖边》才发现，其实我对秘密后院以及匡笑余了解得并不多，借此书恰好可以旧事从头问，流年细斟酌。粗略翻了一下，略有自传性质的，是那篇长长的访谈《每个人都有破绽，我的破绽是酒》；而对于音乐之路所作的回顾思忖，则是写于2020年9月24号的《一封长信》，于是便先读这两则。

之所以喜欢听秘密后院，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他们对古典诗词的浸染，而这是背离大时代而孤身入洪荒的勇猛精进，是有人袖手看山川的寥落与自由。虽然他们表现出来的是随性，是萧疏，是淡泊，这样的以退为进和庄子、渊明、东坡是差不多的路数，恰好我也有倒着走的念头和癖好，当然可以一拍即合。

在遇到他们之前，我比较赞赏的是周云蓬，尤其是他吟唱的《杜甫三章》。我觉得实在是古典今唱的最佳范本。匡笑余和周云蓬又不大相同，他更能化用，尤其是《人间世》里。他是捏碎了咽进去再回首重铸，这样的法子当然更难，可以说是在神不在貌。我喜欢这样的古典境界，虽然如今亦可算是江湖寥落尔安归，然心中有灯微亮，即使独骑瘦马踏残月又有何妨。

匡笑余并不视古典诗词为陈列馆中之文物，而应是活泼泼地存在于生命与传统之中，他在文章里说：“喜欢从旧诗词里开始创作，是因为它们不仅有传统之美，更有中国人从前的态度和精神。精神是一种慢慢被遗忘误解的东西，从前的伶人，唱戏的，说书的，乃至从前的香港乐坛，他们自有一种精神在。活在一种精神里，而不是陷落在一种活法里，生命会精彩很多，也接近每个人的本来面目更多。”此乃通脱之言。☑

书讯

《接吻的中国史》

接吻是一桩无数人都在做的小事。有人认为中国人的接吻只是受到西方的影响，古代中国人并不接吻。作者胡文辉却不这么看，他从先秦古书、出土文献中寻觅证据，在汉墓画像石中找出图案，探讨闺房私密的卿卿我我，剖析中古骈俪的宏大制作，又于诗词、散曲、小说、笔记中一一拈出例证……这一切足以说明，中国人对于接吻虽然不那么热衷、那么高调，但我们也有中国人的“吻的文化史”。